

譜寫將心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聽過許多故事，有些裊裊炊煙，倏忽即逝；有些如熱鐵烙膚，銘記於心；而有一些故事，如春日百合，道旁葳蕤，似無所見，又非視而不見。這個故事，正是如此，不去想，什麼都沒有，一旦思想起，便擾動一池春水。

故事是這樣的：「我的長輩是老一輩神職人員，抬過轎子，也跳過陣頭，正因為篤信信仰，一切的苦都甘之如飴；我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漸漸崇信這神聖的傳統民俗文化。沒想到在一次的陣頭練習中，那位與我年紀相仿的哥哥，從口袋神秘的拿出用夾鏈密封的藥粉問我：『要試試看嗎？會很嗨喔！』使得我開始困惑，甚至不解，最靠近神的孩子，怎麼會壞呢？」這個故事似乎將我的心投射向了傳統的民俗活動。

在我年近始齣時，曾和父母、親戚共襄盛舉臺東最具代表性的活動——炸寒單，以及廟會遶境。當時的我總盯著寒單爺看，豔紅布巾繫上腰際，金黃與亮紅頭巾紮綁頭部，手持墨綠潤澤的榕葉樹，往細長神轎上一站，氣勢萬鈞。作為開導的陣頭，臉譜勾勒起的是滿溢的自信；頂上冠冕的精緻雕琢，灌注神明降世的德威；足下踏出的每一步，皆是為傳統文化的傾心與悸動。我似乎也被此般熱情感染，有好一陣子特別喜歡在廟會期間湊熱鬧。原來寒單爺是掌管錢財的財神，出巡便代表會帶來吉利，因此，廣大的信眾們總是會出資，準備好大量鞭炮，為寒單爺驅寒，也凸顯寒單爺的勇猛，更期望來年的財源可以如炮火旺盛，滾滾而來。陣頭文化，除了原先酬謝神明的用意，也可以強身和娛樂大眾，更重要的是強化人們對於信仰的崇拜。其中又可分為三類：文陣具有強烈的歌舞性質，有對白以及完整的伴奏，更像是個故事；充滿各式武術和特技表演的武陣；最後則是喪葬儀式常見的喪葬陣。這些文化的精隨，是攀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而成長，大概是因為當時沒有太多娛樂方式吧！也正因為如此，這些活動才會在民眾的心中占有極大的份量，更不用說它們在人民心中潛移默化，凝聚了情感與認同。

時間的浪，不停往湛藍更濃處跨去，人生何時能艤舟，也許已沒那何時。漸漸的，我也乘此浪，載浮載沉盪向青春年華，一路上遇見的人事物也漸增，周遭的朋友也各自有了生活的目標，而有的人跟隨自己的信仰，參與了轎班。平時的他們乍看之下，就和一般坐在教室聽課的學生沒兩樣。每逢過節又或者是神明誕辰，教室外頭鞭炮聲大作，鑼鼓聲鑲嵌的歡騰氛圍，更是使他們沸騰，比起教室內的朗朗讀書聲，這似乎更能輕易撩起共震之弦。平日與同學的相處，也是例行的打打鬧鬧，偶爾同學遇到困難，便會激起他們昂藏血脈中助人的義氣。每當大型班際活動比賽需要事前準備或練習時，他們便會充分展現號召同學的能力；比賽的過程中，也會不時鼓勵參賽同學，致力於炒熱班級氣氛。若單純以學校生活的表現來看，這些同學，似乎再平常不過了。

沒有任何人是喜歡被看扁的，正如同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

中的尊重需求所述，這些同學之所以會另外撥出額外課餘時間去練習陣頭跳將的步伐以及抬轎的默契，大概是因為他們在執行這件神聖任務之中，備受肯定，還有宮廟成員為他們帶來的歸屬感吧！即使換來的是汗流浹背、全身痠痛和腫脹如山的肩膀，他們的熱忱仍然不減。但近年來，這些民俗活動躍上媒體版面時，多半參雜著幫派、菸酒、毒品等負面標籤。有些時候，甚至還在廟會期間，當眾打起群架，即使還未卸下臉譜，便觸犯了褻瀆神明的禁忌。這些行為，確實為這項傳統民俗形象造成極大的傷害，先人的精神寄託，至此，被蒙上了汙濁的霾。

要徹底抹去這層與人心隔閡的霧霾，似乎還須釜底抽薪呢！與其怨天尤人，怪罪社會觀感過於偏執，倒不如由自身開始改變。老一輩的臺灣人，胼手胝足、從無到有，因此相對的謹慎並且珍惜擁有的一切，而他們奮鬥後採擷的碩果，便是我們豐衣足食的源由；而現今的我們在安逸中茁壯，卻無意間逸散了先民的美德，生活的荒淫糜爛，以致於傳統文化逐漸沉淪。此外，現今的家庭照顧功能式微，使得青少年感受不到家庭應有的溫暖，間接將孩子推向墮落的歧途。改變與自律，才能徹底撕下社會以偏概全的不公標籤，還給這項傳統，原先神聖的地位。

現代人面對議題以管窺豹的態度，除了被充斥著大量且片面膚淺資訊的媒體所害，其本身低弱的媒體視讀能力，似乎更是將其置入思想窠臼的罪魁禍首。一代文豪蘇軾為探究廬山真面目，還需由前後左右仔細端詳，我們又怎麼能因為偏頗的論述，將他們一概而論呢？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國家的衝突對立，也是出自於互相的不了解，以及我族中心的思想操弄族群之間的仇恨，使得文化之間仇視瀰漫，人類的和平嚮往，似乎更難達成。廟會文化也是如此，應該被臺灣人感到驕傲的本土文化，不應該被認定為凶神惡煞的集會，不但失去凝聚人心的本意，反而造成社會對立的刻板印象。當我們花更多心思，用心挖掘，更深入了解陣頭，不再被隻字片語影響，反而有更多的體諒。

天才小說家張愛玲的一句話，為包容寫下最深刻的註解：「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是愛情上的寬容，也是人與人之間的寬恕，更可以是真誠的敞開心胸，打從心底接納一個與眾不同的文化。這是傳承，也是挑戰；是驕傲，更是靈魂，是流淌在土地與人心意念之間，那緊扣的鎖。最靠近神的孩子怎麼會壞呢？他們需要的是「家的感覺」，是人們眼神深沉的肯定，更是信仰虔誠的寄託，在縷縷清煙裡，看見自己喜歡的模樣。

故事中，那矛盾的問號，鬆開了蜷縮的掙扎，散成了未完待續的刪節。我知道，也相信，那木刻的神轎，會繼續行遍大街小巷；那震耳欲聾的鑼鼓，會持續劃一；那八家將的步伐，會踏出更多活力。而廟會文化，則更加深植人心。